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九靈山房集卷十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士傳

鄞游藁

嗚呼甚哉高節之士爲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捐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惡覩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

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責士以必中而不
過則天下爲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
求其備况蹈義乘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
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
商當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杖策軍門盡
以其資歸焉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
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
請烏馬兒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番有大功遂

自宣慰拜甘肅行中書左丞相苦思丁由北晉王從
官起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尙寬仁民懷其
德父職馬祿丁重義輕財盡取祖父遺資賑諸親故
之不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尙豪邁雅不喜榮名年
四十始應野憐真丞相辟主臨川縣簿以治行高等
陞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爲築種
德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
亦愛其土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
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

短喪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資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遺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已甚鍾愛畀蔭從父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爲學清貧自苦與寒畯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爲官人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奮身爲儒生豈碌碌襲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

孝楚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
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
皆官千里外無他兄弟備養辭不行母聞而遣之鶴
年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學爲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
從師遠游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
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菽水不
給雖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趨爲之不問及夫人捐
館舍鶴年哀毀盡癯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
西日入于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

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茲郡大夫拜住公
鶴年父友也雅知鶴年卽辟爲從事御史迭烈圖禿
滿迭兒亦舉校官余觀胡普顏帖木兒安慶舉孝廉
鶴年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
不花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
薦章未出而宵逝南臺大夫沙藍答兒公被召還朝
思得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
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
毅然不一就鶴年又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

掾南臺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爲童子師或寄食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瘁泊如也通政院判伍實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爲禮而獨賢鶴年虛左迎至邸鶴年當隆冬敝衣不掩脛伍欲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然行橐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

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逃匿海島絕其迹已而海上
多盜鶴年轉徙無常大抵皆明之境內明當方氏之
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
無一迹慈溪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
之鶴年居是邑數年未嘗覩其面鶴年天姿穎悟讀
書過目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于唐律爲文章有氣
至于算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專以躬行
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尙氣節人或
有失雖尊盛必盡言以告已有過雖少賤者規之必

斂衽聽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卽不善未嘗言然
性頗褊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
主義爲輔和爲衛三者備庶可免于今之世矣由是
德益修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員外郎馬子
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
一人世以爲知言 贊曰昔申屠蟠居父憂哀毀過
禮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爲主簿
不行隱居梁碭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爲人猶凜凜
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無弗及而間關亂世利

祿不行至其爲學博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
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
宋渡江徙儀真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童齒
時性敏而好學遇書卽善誦知義理旣長益負奇氣
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爲汙漫游欲以其學自奮拔
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北行至楊子江嘆曰仕所以

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返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隱名動西泠疾病顛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瞿運使得熱病雖邴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爲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瘳王君海

子病癰眾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漱之牙齦出穢血數
斗既而形瘦骨立第以美味補之數月瘥王經歷患
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人皆以爲風虛
與熱劑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卽以寒涼之劑驅之隨
愈趙鶴臯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眾醫盡愕貞叩以
平生所最嗜獨鰾鰾卽命烹飪進之授以七筋入口
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因產子舌出不能
收貞以硃砂傳其舌仍命依產子狀以兩女子掖之
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

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日食河中汙泥三椀許貞取
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古方今病之不合
往往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事而尤
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成樂貞
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黃文獻公爲作記
有吹其律而鐘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無事必
引琴以自娛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聯騎詣門進肴
酒請爲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今天
大寒是豈樂一餉時耶且君獨不聞戴逵破琴之事

乎客愧謝而去貞爲義若嗜欲至于視利輕之如糞
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成之者負官錢數千緡自度
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號救之爲竭
行橐代償及韓滿去空一家走謝且白無行資貞時
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王問藥
直幾何餽饁當幾何貞怒曰吾愈人疾未嘗覬其利
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不過移汝禱禳一朝之費
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幣交于前悉
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局清古外

謙和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卑禮
鉤致貞視之邀如平居與客談元亶亶不能休然無
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得趣時或焚
香清坐或雅度投壺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賓
至則刲羊醢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卽有餽遺
輒取以賙人之急雖屢空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
而孤貞忍貧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
女欲度爲尼貞曰以女爲尼獨吝遣嫁耳乃育爲己
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爲贅壻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稷